

新遊記彙刊續編卷之三十四

蒙古遊記

庫倫旅行日記

梁掌卿

中華民國四年七月十九日。即陰歷六月初八日。晝晴。夜雨。下午九點四十五分鐘。乘京奉火車。自前門開行。夜一點鐘。抵天津老站。停十分鐘復行。三點時傾盆大雨。電閃雷鳴。車中積水寸許。行李亦濕。至翌晨七點鐘。雨猶未已。終夜不克安寢。

二十日雨。晨八點鐘。抵北戴河。洋人多有下車就該處以避暑者。十點鐘抵山海關。車頭汽管入水不能進。修理歷兩時許。下午二點鐘。始達錦州。四點鐘到溝邦子。六點鐘到新民府。八點鐘乃到奉天。寓近站之悅來棧。室廣殺盛。但不適口耳。十一點鐘歇宿。雨如故。室內臭蟲復多。輾轉不成寐。東方既白。始朦朧睡去。

二十一日雨。下午九點鐘。附南滿車開行。於奉天沿鐵

道兩旁。多係日人板屋。各站販賣雜物者。亦多日人。御料理店。尤觸目皆是。

二十二日晴。車抵長春。爲晨之六時半。下車寓福順棧。八時早膳。十時散步於市。長春有大街三公園一。而商販店者。以日人爲多。中國雜貨店。僅寥寥而已。午後二時登車。九時抵寬城。十一時抵哈爾濱。寓道裏四道街義昌公司。十二時晚膳。三時乃眠。

二十三日早雨晚晴。哈爾濱之街市。凡三。一爲秦家崗。火車站在焉。大商賈家。多建樓房。宏麗亦甚。一爲江岸。（即松花江沿岸）商店廣集。夏日有輪舟往來停泊其間。距秦家崗僅三里許。一爲香房。東清鐵路工程局。即設於斯。俄國監工居於斯。商店無多。然有公園一。樹密而幽。春夏游人稱盛。距秦家崗約五里餘。值茲歐戰。商務冷淡。華商尤甚。江岸有吉林鐵路交涉局。黑龍江鐵路交涉局。規模宏大。各局每年由東清鐵路公司撥與光洋五萬元。以充經費。華界距此四里。名傅家甸。大小

商戶千有餘家。華人約有三萬。商務以販運糧米煙酒油豆爲大宗。惟街道隘狹。雨水泥濘。不良於行。房地價格之高。不啻津滬。近大街者。每畝可值二三萬元。奇矣。夏秋間有輪舟通呼蘭河。河每年陰歷四月中開化。九月中封凍也。幣以羌帖通行。中國銀圓甚稀。雖黑龍江廣信公司發行錢品紙幣。已成不兌換之券。信用力弱。價亦低。吉林永衡久官錢局之紙幣亦然。此地設有中國殖邊交通三銀行。皆發行紙幣。官署爲濱江道尹。濱江縣知事。巡警局。審判廳。皆吉省轄。余候領免驗行李執照。盤桓一星期。調查商務情形。並訪華俄友人。蓋舊遊地也。

二十八日晴。夜半一時。由哈爾濱登車。來站送行者甚衆。余一一與之握別。車中乘客擁擠。二等車只有一間容華人坐。故已聚有六人之多。常有坐至十餘者。若頭等車。華人更不易插足。往往有買頭等票而被俄人強奪其座。遂往二等車者。強橫無理。莫此爲甚。但通俄語

者。或可置身其間。倘遇倔強俄人。亦惟有荷荷而已。二十九日晴。早八時。車到齊齊哈爾。同車華人。多於此下。余就站上餐室。盥洗用點。詢悉赴滿洲里半路之橋已損。由此裝運石料修築。車停。須候修竣方能行。期則未可預定。十二時午膳後。用膳須下車。就站上餐室。因無飯車故也。余往交涉分局。悉余友丁君已赴江省。該局專員趙君亦未在局。遂留名刺。復赴市遊覽。是站鐵路分南北兩方。除鐵路應佔之地外。南爲俄界。北爲我界。而華商反在俄界貿易者爲多。棄我就彼。懼華官捐稅之繁擾故。五時旋車。七時晚膳既罷。散步於站。是晚熱甚。同車之俄國士女。亦相掣遊行站旁。藉以運動身體。增長消化力。十時始紛上車。余亦回車就寢。仍熱不可耐。開窗納涼。至十一時方睡去。三十日晴。晨六時忽覺車動。意者橋工可竣。車已行爲慰。乃車僅退一軌即止。盥漱時。研香見化粧室鏡臺上。有人遺皮銀包一。余囑其不可移動。遂轉告同車俄人。

公同開視。內有二十五元之羌帖數張。另現洋若干。當交一俄官收藏。俟原主還之。俄頃一俄人突來稱謝。貌甚謙恭。據云此物伊偶然遺失。刻已領回。因余先爲指示。道不拾遺。深爲欽佩等語。事後始悉此人係俄國教師。挈眷過返者也。兩時午膳罷。詢悉該橋因山水暴發。沖塌甚鉅。盡運去之石。拋沉橋底。仍未呈功。大約非候三四日不可。昨今自哈來車。均以是未進。橋距此處可百三十里。仍熱在車納悶而已。

三十一日晴。早八時盥洗畢。入餐室。見中國軍官數人。並有華人挈眷在座。想由海參崴乘快車往俄。但未悉何幹。該車亦停於齊齊哈爾站。候橋工竣而前進者。快車較郵車票價增至四倍。亦云鉅矣。嚮午。余請子善等先就餐室用膳。蓋人多。遲則無座故也。今日天氣熱甚。渺無風來。悶極。

八月一日晴。八時興盥洗畢。知黎明四時快車已先往等候。然仍未能過橋。余等所坐之郵車。有一俄人云。今

日下午四時或可開行。因接來電。稱現將修補之路。用車來往壓試。如果無礙。乃可開往。議論紛紛。莫衷一是。候至下午三時。猶未見動作。車上搭客。皆甚焦灼。有罵管理員之不善者。有謂故意推延。言無信實者。有謂性命關係。不得不格外慎重者。總之凡事倘平時不先預防。必致臨時手足失措耳。四時車已行。行甚緩。六時始到沖壞鐵橋之處。用木板新築一橋。約長二十丈。寬處僅容行人。並須自攜行李。旋聞站長宣言。各搭客必須魚貫而進。不得爭先恐後。并宜讓婦孺先行。以次頭等搭客等語。繼見搭客紛紛下車。攜男挈女。負箱背篋。狀極怠憊。約候二十分鐘。前行之人已遠。余下車。尙覺擁擠難行。至三四十分。始到板橋。余乃小心翼翼。俯視橋下。潮流澎湃。如海汪洋。慎行十五分鐘。已過斯橋。遙望來車尙遠。急奔往。遲恐座位被人捷足先登也。八時登車。疲且渴。求水不得。少頃已入黑甜鄉矣。

二日晴。黎明三時半。聞車聲。知已開行。六時至扎

蘭屯車站。該處甚爲宏壯。且居戶甚多。俄兵林立。樹木森茂。山峯高峻。石壁險巖。頗爲壯觀。車停二十分鐘。始開行。八時半至巴里車站。停十分鐘。由壤橋處至此。車軌兩旁。積水未消。係由外興安嶺山水沖下。勢甚洶洶。倘當時適有車過。危險將不堪設想。九時四十分至茅蘆站。由扎蘭屯站至此。萬山環抱。象極崢嶸。地多沙礫。間有黑土之區。亦可耕耘。奈荒蕪遍地。棄之如遺。甚可惜也。至此身覺微寒。蓋兩面高山對峙。日光不至。雨後濕潤。北風撲面。颯颯振衣。十點十五分鐘。至博克圖站。俄人房屋甚多。有鐵工廠。修理車頭機器。蓋市鎮也。十點半過鐵路底洞。約三分鐘。過洞後。由北繞南。向洞上行。約七八里。直行穿入興安嶺洞。歷二十五分鐘。始出洞口。此嶺蜿蜒甚長。或俯或仰。氣象雄偉。草木豐蔚。洵屬美景。一點零五分。到烏諾爾站。一點四十分。到免渡河站。二點三十分。到雅克石站。由扎蘭屯至此。軌道兩旁餘地。青草如茵。雜以野花。紅綠相間。怡情悅目。沿

途頗多俄民殖居。架木爲屋。牧豕營謀。頗饒生計。蓋彼西卑利亞一帶。地多沙漠。不宜耕牧。寒苦異常。因而越境遷來黑龍江邊界者。日益增加。華官不敢過問。湖前清時。禁止漢人在東三省購地移殖。今竟爲俄人侵佔。徧處皆彼國殖民之地。居然代作主人。華人只供奔走。強賓奪主。殊堪浩嘆。三點十分。到扎勒木德站。四十分鐘。到恰克站。四點三十分。到海蘭兒站。是站尤屬宏敞。房屋鱗比。七點二十分。到赫勒洪德站。十點到滿洲里站。車卽在此暫停。翌晨開回哈爾濱。由長至此。爲東清鐵路公司所轄。過此則當遵西卑利亞鐵路行矣。（編者按此卽中東路現歸中國管轄）

三日早晴。午雨。早三時起。盥洗畢。黑龍江交涉分局王差弁。領來宮郁藻譯印洋清晤後。卽託其代購車票。呈驗護照。及領行李等事。（因余已由哈爾濱江省交涉總局局長馬蓋卿致書該局照料）四時卽將隨帶之行李衣箱。呈關查驗。稅員驗視甚嚴。儻爲新購之物。

均須上稅。外國以銀圓書籍軍械烟酒糖等類。禁例尤嚴。五點十四分。由滿洲里開車。時稅員尙登車查驗行李及護照手續煩瑣。應對不易。行路之難。於茲益信。十一點四十五分。到寶來站。該站房屋甚多。一點五十分。到莫敢退站。二點四十五分。到布烈特斯開站。由滿洲里西北行。均俄屬西卑利亞。經過地方。多沙漠瘦瘠之區。不堪耕種。草長亦不暢茂。牧豎者亦須擇其稍沃者爲之。各站打旂手。多係俄婦。想因歐戰。男子或充軍役。故代以婦女也。此地俄人均極謙讓和平。尙具文明氣象。非似哈爾濱海參崴等處之俄人。待我華人種種輕侮。而令人氣憤不平者。然各由自取。人必自侮。然後人侮之。該處華僑。多直魯工人。向鮮教育。舉動粗鄙。有以召之。而該處俄人。亦以充軍流犯及猶太種族爲多。故強橫蔑理之事。不一而足。三點三十一分。到克漢斯克站。停三十分。有餐室。且山川明秀。頗饒佳趣。地土間有種萊麥者。由此往東北。接阿穆爾鐵路。可通漠

河金廠。六點三十分。到默洛威耶站。七點三十分。到闊路親那站。八點二十分。到七都站。

四日早晴晚雨。早七點到巴達站。甚覺寒冷。身著袷衣。猶覺不勝。八點十五分。到鐸利巴卡站。十點二十分。到別鐸羅福斯基站。有餐室。停十二分鐘。此處稍有種小麥油菜者。樹木茂盛。一望無際。房屋皆木建之。除火車所需燒柴外。枕木電桿。均取給於斯。旦旦而伐之。其聲不絕也。一點五分。到薩依奇耶窩站。一點三十三分。到柯那迴站。三點。到威路福烏金司克站。俄脚夫搬運行李。甚爲敏捷。余等下車後。即僱馬車行。約三里許。到街裏興隆棧歇宿。該棧極形湫隘。牀榻桌椅。均不完全。簡陋異常。聞係山西人王姓者所開。下流社會人故愚魯。此埠街道甚寬。房屋亦多。皆以木建。磚樓則甚少。華商寥寥。日商亦只一家。而日人之理髮店。濯衣店。亦有數家而已。余至華商公合盛號。欲一調查商務。詎料該號司事。均甚愚頑。問非所答。粗鄙爲可哂耳。

五日晴。上午九時赴輪船碼頭。購票登輪。十一時開行。
(此處時刻比哈爾濱遲一點鐘之譜)此河寬約百丈。名舍陵克河。兩岸樹木蒼翠。野花紅黃。河水滔滔。日光相輝映。洵屬壯觀。而高原曠野。河水活潑。且可行船。其樂可知。河魚肥美。且價廉。獲以飫嘗。專鱸不能專美於前矣。三點到頭站甘蘇林。那有俄客下船。並裝載柴木。九點到第二站夏巴林。那余在船頭散步。眺望山景。頗饒幽趣。回環繞抱。樹木葱鬱。尤爲悅目。

六日晴。早八時到第三站蘇依。九點遇一輪船。拖一駁船。由恰克圖往烏金司克者。下午一點到第四站舍陵堅斯克。四點半到第五站比麓脫。停輪上柴木。岸上俄婦女來售牛乳雞蛋黃瓜等件。價甚廉。跣足無履。惟衣服尚潔。自哈爾濱至恰克圖。沿途無有售酒者。緣歐戰正急。俄政府命令嚴禁飲酒。如違令者。罰光帖五百元。所以無敢故犯也。

七日早雨晚晴。黎明三時半。到恰克圖碼頭。七點舍船。

登岸。僱馬車起行。十點到買賣城。計五十六里。暫寓公合盛茶莊。舖長孫雨三君。人甚開通。辦事明敏。余託其探聽恰城商務。答覆甚詳。是城四週有木柵欄。東西長約半里。南北亦如之。南北有街三。東西街一。舖號多山西人所設。殷實者五六家。尋常者二十餘家。入口以絲茶布正爲大宗。出口以金砂鹿茸口蘑麝香皮張爲大宗。俄貨以香牛皮回絨哈喇銅器爲行銷。華商約有二千餘人。工匠尙不在內。柵外有協和市場。均零星肆店。及俄商六七家而已。城內有蒙官一。管理商民事務。現任者姓巴爾且哉。生稍通漢語。而苛待華人。索捐甚重。取締尤嚴。來往商旅。均須呈報。城中有一關帝廟。現正演劇。狀極醜陋。此地亦有商會。但無規則耳。

八日早雨晚晴。上午往郵局。訪晤局長王文軒先生。探悉該局仍保全舊有。係中國所屬。惟包裹物件。匯兌銀元。尙未實行。寄京津函件。每星期走三次。惟書明由西卑利亞鐵路轉者。則每日發行一次。其電報局已歸俄

人掌握中。發華碼電時。甚爲掣肘。密碼更不能行。此處商家。以公合盛公合源錦泉湧爲巨擘。每年由此匯往內地者。約有三四百萬元之巨。俄商以什末造伏魚淵光洋行爲最殷實。此處通用俄鈔。中國銀元。實所罕見。九日晴。上午十時乘馬車。往俄界後營子。約八里許。路經前營子。有俄國稅關。查驗甚嚴。中國貨物。無論巨細。均須納稅。後營子俄人房屋甚多。兵營林立。接連兩里。磚樓高築。頗爲壯觀。現值歐戰。雖設常關。無兵駐守矣。此處有道勝銀行。西卑利亞商銀行。貸款銀行。國庫銀行。俄商洋貨店甚多。大票莊亦有兩家。街道甚寬敞潔淨。不似買賣城之湫隘塵囂。實相形而見絀也。十日晴。早七點用膳畢。收拾行李。繕發函件。並至各處辭行。定明晨起程赴庫也。僱妥俄人三馬站車。實不易有。因各家站車。皆有車無馬。有馬無人。緣俄國徵兵。由十九歲至四十二歲。均已編赴前敵。留於家者。僅老弱之輩耳。

十一日早晴晚雨。上午十時登車起行。下午二時十分到耶蒲息站。計六十里。在此打尖（打尖者用午膳也）。該房主只有一俄婦及一僱傭。其男子已應徵兵往戰地矣。五點起行。八點四十五分。到耶洛河站。計六十里。在蒙人布立特屋炊飯歇宿。該房頗潔淨。同行俄人云。路上如趕不及驛站。則無此等潔廈矣。由恰克圖至此。沿途甚平坦。有山峽。不甚高。河溝亦不甚深。可行汽車。惟未悉前途如何耳。

十二日午晴夜雨。黎明五點即起。略用茶點。八時起程。過耶洛河。有擺渡。係蒙人管理。該河寬約十餘丈。兩岸繫一鐵繩。渡船沿繩而行。頗不費力。一人足爲之。約越十五分鐘。車馬已渡過。遇有騎馬蒙人十餘輩。內有蒙官二。戴前清秋帽五品頂戴。著紅寧綢裕袍。黃色背心。與余交談。繼取一鼻烟壺讓余。壺係紅玻璃製。甚精。嗅其烟味亦劣。似係關東烟葉之粉末。余酬以呂宋烟二支。伊甚感謝。給以火令吸。彼稱謝。謂懷歸以餉老父。噫。

亦云孝矣。兩點到榛子溝站打尖。計行百二十里。是日頗熱。路亦平坦。有山不高。沿途樹木甚多。地土頗腴。惟未有種植者。抵站後與俄人傾譚。伊痛論彼國政府之利弊。至應如何改良。津津樂道。頗有見地。據云現在歐洲戰事。俄政府受人所愚。列強恐俄之龐大。將來各國均受其制。因此慫恿列入聯邦戰團。以促其弱。不令嚴守中立。致國民淒楚萬狀。少壯均赴前敵。所留者老幼婦女。寡人之妻。孤人之子。殘忍酷虐。莫此爲甚。每月恩賞家費。僅有兩元。何能度日。有地無人耕種。有營業無人經理。窘窮饑饉。可立待也。安得和議有成。俾可恢復生機云云。余所僱馬夫二人。年皆十七。若至十九歲。則須當兵去矣。午膳畢。鐘鳴四下。如起前站。則無住宿地。卽歇於此。明早再行。此處存有汽車二輛。已損壞而不能行駛者。

十三日早七時半起行。十二點四十分。到碧監宮站。計行九十里。在蒙古包打尖。（蒙古包者。蒙人以毛氈爲

爲帳篷而居之。）其包內污穢不堪。器具不潔。因此僅取木柴炊飯。草草膳畢。兩點四十分起程。五點到米海台達班那。山甚高峻。路亦崎嶇。須由山下步行至山巔。凡五里許。甚難行。頑石極多。澗流甚急。望之危險異常。惟山麓石有紅黃色寶光者。或係金鑲之寶藏。惜未及探者。山頂有樹枝堆成高崗。上插紅藍色旗。蒙人到此。須下馬念經。酬謝神佛。以爲僥倖至此。幸賴庇佑平安之意。由此下山。路略好。並無石塊。但別有一路。可繞過此山。須多行七八十里。至七點到哈拉河。河水深而流急。途在河邊蒙古包歇宿。計行六十里。此包比午間打尖者稍潔。該蒙人頗富。略通俄語。有子女各一女。患喉症。子學誦佛經。備將來爲喇嘛之選。蒙俗以喇嘛爲極尊貴者也。九點用晚膳。均係自己烹炊。用畢。須將餘食與主人。以爲敬意。夜間余臥於車。因此蒙古包不大。人多炭氣過盛。穢不可耐。但車中夜深甚冷。終宵亦未成寐。

十四日晴。早五時。車夫騎馬往哈拉河邊探試能否穩渡。旋回稱河水高至馬背。須候稍退。或至午間始可起行。上次伊由庫來。因是河水漲。候至五日。方能渡過。十一時又往觀。悉水已退。北河寬七八丈。深不過二三尺。遂策馬急渡。車中入水寸許。雖早爲預備。行李已略濕。臨深履薄。勢頗危險。過河時有一蒙人。赤身泅水前來。意欲協助渡河。以爲討賞地步。但車夫已能穩渡。毋勞助力。五點到波羅站。計行六十里。左近之十五里。有華人開設德源湧字號。發賣糧食。自己種地二三十頃。均租自蒙人者。據云現已加租。每畝須銀二兩五錢至三兩之多。倘獲豐收。每畝收麥百二十斤。除工本外。亦不過僅償租價而已。並自設石磨六架。每架用馬兩匹。每日每磨出麪百二十斤。作價出售。以補糜費。甚盼華官早日駕臨。維持商務。始獲恢復生機。蒙人之壓制。於斯可見。是日即在俄商依其那洛耶福房屋歇宿。是屋甚清潔。院落寬大。牀榻完備。比之昨宵所寓之蒙古包。實

有天淵之別。傍有一廁亦潔。自買賣城至此。實初見之。詢悉此俄商來時其窮窘不數年已成巨富。距此四十里有金鑛。亦名波羅。有華工千餘人。出金甚旺。左近尙有金鑛兩處。一爲馬蓋台。一爲幹幹柯博。皆爲俄人所開。出金亦旺。其餘別處金鑛亦不少。據云此處冬天來往人甚多。生意極好。夏季則難行。倘不修築道路。則汽車斷難行駛。嘆同蜀道耳。七點用晚膳。十點歇宿。臭蟲甚多。著枕即逐隊而來。擾我清夢。終宵不能成寐。如此淨舍。竟難免此。甚爲怪異。

十五日雨。上午九時起行。始則細雨霏霏。寒風颯颯。下午二時。狂風暴雨。雷電交作。不能前進。乃趨蒙古包暫避。三時風雨少息。即起行。四時到哈坡站。計百二十里。在俄人房屋歇宿。此屋係去冬建造者。主人乃夫婦工人。并一小孩。前在古德拉金鑛充司事。稍獲餘資。在此種地。牧豕牲畜。此處有俄人兩家。皆事畜牧。兼營運旅。地方甚潔。據云冬天由左近金鑛來往之人甚多。營

業繁盛。並云今午雨時。有大牛一頭。突遭雷擊。於是蒙人不敢宰食。而病瘟之牛。反敢食之。彼以爲雷鳴乃上天佛爺動怒。牛有罪。故斃之。世人不宜食也。或云何以冬天無雷鳴。佛爺豈僅夏日動怒耶。伊謂冬天有雪。佛喜。故不怒。噫。蒙人如斯迷信昏庸。毋怪受俄人愚弄而不自知也。據華人云。所有向種之地畝。自去年始。蒙人有不許華人耕種。均須交還蒙古地主之議。幸有一晉人。善通蒙文蒙語。面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活佛。懇求照舊佃種。情願加租。倘由此禁絕。則房舍犁具。勢均廢棄。設仍准佃種。地仍蒙有。否則俄來奪之矣。措詞得體。故活佛諾之云。九時晚膳。十時寢息。此屋臭蟲較少。且乏蒼蠅。料能安睡。乃有同行者二人。一則鼾睡如雷。一則時作謔語。紛擾終夜。不克安睡。吁。豈此旅行不許寧睡耶。

十六日晴。黎明六時起程。十時到阿拉山站。計六十里。即在荒野打尖。此處有一泉。由平地噴湧。水極清潔。飲

之涼沁心脾。甚爲暢適。山麓松林蒼翠。芳草如茵。設築室以避暑。甚爲適宜。惜蒙人不識地理。竟無在此設帳居住者。彼以是泉係佛爺所用。以石塊高壘一崗。上插紅白布旗。蒙人過此。均下馬羅拜。誦佛號。以祈福懺悔。余等在此煎茶炊飯。四週觀望。悅目騁懷。倘遇迷信堪輿者。必以爲吉地無疑矣。十二時有半登程。過一嶺。甚巍峨。亦崎嶇。過此距庫倫不遠矣。余等每當沿途用膳時。有蒙人來窺。類乞丐。不哀求。給以殘食。必雙手跪接。不言謝。卑賤極矣。然行人遇乏糧時。當其食際趨往。彼亦給之不吝。五時到庫倫東營子。計七十里。暫寓公合全茶莊。庫倫分有三處。共有一二萬華人。連各地鑛工耕種者。約有二十萬。一爲西庫倫。華商三百餘家。均屬門面生意。類如市場。以零星買賣爲多。有大小街道十餘條。一爲東營子。又稱買賣城。四圍有木柵欄。方形開門凡七。東西各三。南一。面積四里。東西街三。南北街一。柵外尙有街道。鋪戶亦多。柵內商號。類皆巨賈。專做

發莊生意。共有百餘家。前大清銀行在焉。城內有一蒙古衙門。專管商民事務。並有商務總會。由各商號公舉六家管理。均一守舊制。不依內地商會之規則組織。甚頑固也。有關帝廟。城隍廟。呂祖廟。魯班廟。皆逢壽誕出遊演戲。甚爲熱鬧。此城距西庫倫十五里。一爲二里半灘。有俄領事署。前道勝銀行在焉。距東營子僅五里。（俄里二里半故名）由二里半灘接連至西庫倫約十里。均爲俄人貿易居所。生意甚大。殖民亦多。商務皆在其掌握。現值歐戰。勢稍殺。今春新由俄國西卑利亞商銀行分設一銀行。易名蒙古政府銀行。資本百萬盧布。將來卽在全蒙發行紙幣。製造銀幣云。我國分設殖邊銀行。必須急取直追。極力注重。否則利權外溢。不堪設想矣。此外尚有河套子。秋夏間活佛在彼居住。春冬則回庫倫大廟。前清理藩院甚宏壯。現爲蒙古外務部衙門。惟現在中俄蒙協約成立。理應取消矣。

西盟遊記

勺與

十五日晨小雨雪。午晴。早二十度。午二十二度。晚十七度。午前將軍張鏡宇來。據云烏盟六旗王公。均在綏遠。首先來綏者。爲茂明安旗。正盟長四子王。則係派兵要來者。餘如伊克昭盟七旗王公。亦均在此。此地雖爲塞北大埠。而開通者甚少。所有一切新事物。均自東南傳來。報紙雖有二種。（歸綏日報。屬報）本地日銷。則各不及五百分。報之篇幅亦極小。不及京師報紙十分之一。於以見其風氣之固陋矣。

綏遠在歸化東北五里。雉堞高聳。周二千丈。高三丈餘。門四。係前清乾隆四年建。居紅山口之南。大青山擁抱其後。伊克吐爾根水環繞其前。喀爾沁水帶其左。紅山水匯其右。地勢寬平。山林拱向。亦晉邊之要塞也。歸化城。居北緯四十度五十一分。西經四度四十五分。在殺虎口北二百里。原名庫庫河屯。明時始入版圖。城周二里。高二十四尺。南北門各一。外郭東西門各三。城基半已就圯。南接長城。東通直隸。西達新伊。北連蒙古。

爲晉北之門戶。俗呼綏爲新城。歸爲舊城。將軍居新城。副都統歸綏觀察使與縣知事。均居舊城。新城多滿旗駐防。漢人甚少。商舖僅十餘家。空城寥廓。惟多參天古樹耳。舊城漢蒙回雜處。爲商業薈萃之區。人民殷實者多。每歲釐稅。可達二十萬左右。因其地早經開闢。豐鎮等十二廳地。及烏伊二盟。所產粟麥。均薈積於此。西南販運外蒙庫倫烏科等處者。亦無不取道於此。自去歲庫事起。張將軍禁止商人運糧出口。接濟蒙匪。糧遂愈積愈多。據調查云。現存之麥。不下五百餘萬石。散在民間者。尙不在內。不可謂不足矣。庫逆陰謀。每欲以勁旅直取歸綏。蓋爲糧計也。

十六日晴。早十八度。午二十度。晚十度。晨王君去將軍府。予與常君鶴儕（外蒙古人。名布爾格特。漢名常松齡。居京久。精漢語。且通漢文。）於君蔭坡（曉蒙文）汪君漢深偕行焉。晤烏盟正盟長四子部落親王勒旺諾爾布。勸人頗誠懇。體肥頤。侍者十數人。均戴破皮帽。高

沿。後飄紅帶。衣羊皮襖。光板無面。而有馬蹄袖。布繫腰。無馬褂。黃皮靴。則更碩大無朋。油塵滿面。形式頗不美觀。聞此輩爲該旗之秉政巨公云。旋復往中學校。晤副盟長達爾汗郡王蘊棟旺楚克。與烏拉特前旗貝子克什克德勒格爾。後旗貝子拉什拉木吉勒多爾濟。中旗鎮國公巴保多爾濟。蘊棟旺楚克倨傲無禮。現於顏色。克什克德勒格爾等。則無可短長。後至歸化北門外天興棧。晤茂明安旗鎮國公拉什色楞多爾濟拉。童年尙無智識。其母某福晉。人極開通。頗知大義。首先率其子來綏。紆贊共和。二盟各旗之相率來綏者。亦受其影響矣。

十七日晴。早二十二度。午二十五度。晚廿四度。下午一時。烏盟各王公開會歡迎。正盟長主席。代表全盟。致歡迎詞。副盟長暨各旗亦相繼演說。王君致答詞後。痛陳庫逆背叛祖國。自招滅亡。俄人野心。蠶食行將及於內蒙。並現時世界弱肉強食大勢。蒙人聞之。竟大感動。嗣

有回民金某。歷述其前在俄地商販。受俄人虐待情形。會逾六時始散。

十八日晴。早十一度。午二十九度。晚九度。下午。國民黨共和黨。歸綏烏伊聯合會。假大南街同和園。開會歡迎烏伊二盟王公暨二盟慰問使。到會者三百餘人。女賓不及十人。二時振鈴開會。國民黨代表童君堯山。報告開會宗旨。共和黨代表李某。致歡迎詞。(詞曰。共和締造。一鼓功成。駕美軼法。環球震驚。茲爾逆僧。甘心化外。血氣之倫。同仇敵愾。烏伊二盟。翕然向義。星使聯翩。導揚德意。旌旗掩映。陰山之陽。雅歌投壺。躋躋踴躍。僂力同心。誓吞庫虜。振興三義。殖我邊土。民國雄雄。爲五洲長。)兩盟代表。相繼演說。各蒙王傾向共和之誠意。王君演說。民國締造之原理。及世界各國對我之觀念。予則祝各黨勿存私見。務以國家爲前提。互相維持。以企進行。伊聯盟慰問雲亭代表。演說自由之真理。庫倫此次自由行動。實出自由範圍之外云云。瑞國麥收師演

說俄庫協約不能存在之理由。並祝我同胞同心拒俄。詞雖近諛。意則甚誠懇也。七時閉會。

十九日陰。早二十四度。午二十五度。晚二十一度。予偕孫君體仁(名漢)連日赴各處調查。茲將所得拉雜記之。

國名黨歸綏支部。在歸化城北北茶房。正部長劉懋賞。副部長王定圻。前三晉老同盟會。以歸綏爲根據地。黨人四散。聚者寥寥。光復後重復組織。得黨員五百餘人。盡紳學兩界。無政界人物。故黨勢不及共和黨云。

共和黨歸綏支部。爲張鏡宇將軍提倡。故歸綏政軍二界。無一不共和黨者。將軍府之圍隸。亦均受運動而入共和黨。以是該黨勢力爲圓滿。而流品則甚雜也。

歸綏烏伊聯合會。爲李景泉等所組織。合歸綏十二縣。烏伊二盟十三旗。結成一大團體。鞏固國防。聯洽蒙盟。現正著著進行。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云。

查歸化商業。有七大社。八小社。九外社之分。商舖千二

百餘家。在社者不及五百家。七大社爲（一）寶豐社。錢業二十三家。（二）集錦社。走外藩三十餘家。（三）醇厚社。雜貨八十餘家。（四）聚錦社。糧食三十餘家。（五）當行社。興業十二家。（六）青龍社。碾房三十餘家。（七）福虎社。麪坊五十餘家。八小社（一）集義社。靴鞋鋪二十餘家。（二）興隆社。羊馬店二十家。（三）瓊毯社。氈房十餘家。（四）生皮社。羊馬皮十餘家。（五）威鎮社。皮襖鋪三十餘家。（六）馬店社。馬店六家。（七）仙翁社。飯館十餘家。（八）聚仙社。茶館十餘家。至外九社。係流動性質。均附屬於以上各社中。常以來往歸化者。亦有二百餘家。商鋪在社者。始領牌照。有繳納商捐義務。受商會之保護。商捐分四等繳納。每等又分天地玄黃四級。多者月捐三兩許。少者年捐市錢數千文。（口外錢法其雜卽以歸化論。有以二百一十文作一千者。有以二百五十文者。視其錢色爲定。初來之人。多有受其愚者。此地市面。以銀爲主。市平一兩。可兌市錢五千四百文。銀元

惟用北洋所鑄。每元至多兌錢三千七百餘文。大錢不及九百文。銅元小洋概不用。商會核計。年得商捐銀五千五百餘兩。年繳觀察使巡警經費二千四百兩。縣知事巡警經費市錢一千六百千文。約銀二百九十餘兩。縣知事所辦巡警十名。用以護衛縣署。站崗巡警百餘名。極腐敗。商戶二十四社以外。又有洋商二十餘家。以仁記禮和瑞記爲最。在此專收駝羊毛與牛羊皮。張不隸商會。不納商捐。在商戶中。權利最佔優先。而無義務。不平孰甚。商會總理于維龍。元盛德主。副總理二人。經理四人。亦均巨商鋪主。集錦社以大盛魁。元盛德。天義德三家爲最。天義德專走庫倫。大盛魁元盛德專走科布多。庫事發生。天義德在庫損失財產百餘萬兩。人口傷百餘名。現該三家商人要求政府賠償損失。歸綏行政機關。擬每傷人一口。恤銀三十兩云。歸化商鋪來往。及平常交易。利用撥兌法。撥兌者。無論

何等交易。所有錢項。由素所相交之錢鋪劃付也。錢鋪爲客計算支付。出入之間。遂獲厚利。

歸化中學堂一。高等小學四。初等小學二。經費共積本金三萬一千兩。（商捐二萬兩。行政撥入萬一千兩）二年來晉省兵事興。常年經費。均被行政機關提去。現僅餘七千兩。以是各學堂均難支持也。

庫倫所需食糧。均賴晉邊歸化包頭一帶。輸運接濟。日前有私運大宗糧赴庫者。被陸軍扣留懲辦。乃日昨復有東口來電。謂彼處並多倫諸爾熱河三處。二日間復扣留外蒙運糧駝二千餘云。噫。奸商貪圖微利。甘爲敵用。可誅。寓歸蒙民。盡土默特旗籍。該旗駐歸陸軍約五百人。於城南築有營房。圍以土堡。氣勢尙爲雄壯。服裝均依陸軍部定式。惟槍械老舊。內容腐敗耳。

駐歸陸軍。計晉軍第一鎮步兵第一標第一營。第二標第一營之二中隊。砲兵第一標第二營。機關槍四架。山西巡防後路步隊一營。綠營五營。警衛軍步兵第一第一

四標各一中隊。騎兵第二營之一中隊。砲隊一中隊。駐紮軍隊。計步隊二營。馬隊二營。砲隊一中隊。

二十日晴。早十四度。午十七度。晚十五度。早大雪。起視門外。已深一尺。午雪止。天霽。下午三點。拉什色楞多爾濟之母福晉來謁王君。由鶴儕與予接待。特爲要求緩期晉京來者。蓋日前曾函致各旗王公。請彼等面京。表示傾向共和之意也。

蒙人愚而譎。習慣專制。不識共和。前清百倍專制時代。蒙古王公晉京。理藩部百般勒索。卽引見一項。有費至百餘萬者。彼等均所甘受。猶恐去之不勤。政體改革。民國撫慰兼施。厚加封賞。賚送禮物。情誼何等周密。彼不知感激。而復心懷猶豫。意存觀望。此何爲哉。老於蒙事者。謂我處蒙人。如象虎然。當先痛擊之。殺其威勢。然後投之以食。使其就我。不然。終難就我範圍也。因憶日前晤烏盟各王公時。副盟長達爾汗郡王辭色甚驕。因曉以大義。且謂庫逆背畔。已備大兵征討云云。該郡王始

改顏相向。敬禮有加。蒙人情性。可見一斑。

昨有俄人五名。在後山（距歸化三十里）一帶販賣鴉片。並搶掠民間婦女。經陸軍將俄賊捕拏。抄出駱駝五十餘匹。鴉片數百包。俄賊供係庫逆派來販運糧食者。並持俄文護照。要求釋放云。

商人元盛德大盛魁舖夥百數十人。自庫倫歸。述及庫逆虐待狀況。聞之令人髮指。背裂。該商人此次得以歸來者。庫逆軍糧告盡。迫其返綏。輸運食糧也。所有在庫之財產。均被留作押。

二十一日晴。早十八度。午二十四度。晚十六度。四子王旗札蘭濟爾格郎來。濟曉漢語。常往來京綏。謂日前後山大雪。深二尺。烏拉特後旗有深至四尺者。

二十二日晴。早十三度。午十八度。晚七度。日前往訪烏盟各王公時。晤會君星九。會汁人。去歲之緊都督府同人。今主持招待蒙旗事務。邊地得遇故人。把握談舊。喜何似之。上午偕體仁騎老馬往訪。邀作竹林遊。且手

調羹味享我。樂甚。五時予折道將軍府。會議已畢。（今

日西盟王公在將軍府會議。紆贊共和條件）晤審計處處長蔡某。以伊盟質問庫逆書見示。因借抄攜歸。時金烏已墜。玉兔未升。岐途莫辨東西。老馬復病足。越溝時。兩次失前。予亦再受顛掀。雖土厚未受巨傷。而膝皮裂矣。險哉。予自離京。以今日爲最樂。而禍亦隨之。噫。造化兒顛倒人何其甚也。

初庫倫倡獨立。兩檄內蒙各旗。勒其贊助。烏蘭察布首先附和。前綏遠將軍堃岫聞之。遣員去該盟宣布共和。烏人漫不爲禮。元年十一月。烏盟六旗王公。會銜咨行將軍。以共和爲擾害蒙古。毀棄佛教。破壞遊牧。以銷除藩屬名稱。爲混亂蒙人種族。並謂迭奉庫倫來文。統一蒙古。請飭內務部。嗣後關於飭令遵行新政怪異各事件。暫行停止。元年冬。該盟正盟長四子王抵綏。云當時庫逆勢饒逼人。民國不派兵保護。該盟汲汲可危。實不得已而附和之也。